

四家四六

二



守

回建守黃都承

壯猷



誤換起家難勝四牡鳴謙馳驛特貺雙魚愧小人
一出之輕懷大府相先之厚受且辭之莫決謝不
敏以爲慚恭惟某官氣韻粹深局度膚敏潔白持
身之操洗濁俗之腥風忠赤首公之心起清談之
弱勢自持翠節旋被青綾儀儀一角之麟隱隱九
關之豹時乎可矣謂班紫府之衣冠去而違之忽
下蒼冥之缺鉞雖明公無重內輕外之意而清朝
入整紛剔蠹之才遂繇 帥之符真拜郎官之秩

練習深而容典熟颺歷久而塗轍高爲時名卿肯
望塵於金谷列屬公府初不曉於青苗不然以導
旨之穹班何至又建牙於外服嘻風濤之日異噴
人物之星稀夷吾景略不生誰當一面孔明士稚
難作孰得古心無重望何以銷亂萌無定力何以
開否運建已除代公行造朝好看一柱之擎天那
許孤舟之橫渡風雲之會刻漏以湏某已慣散衣
忽承單傳辭榮甚苦柰何天空而日高問戍良勞
頗覺林慙而澗愧幸臺府有可通之脉絡况仁賢
素相許於襟期諮謀當視以蔡著過缺必資於藥

石不愁浪出難支穰浩之木流最喜暑行得憩婆
娑之棠影

回泉守趙侍郎

淮

退朝星聚最欽論諫之高風將漕暑行諭席藩宣
之清蔭甫馳四牡亟拜雙魚恭惟某官博大以嚴
齋莊而裕巍科早拾魁七躔上之魁三姤節晚香
第四人中之第一頃班玉筍旋伏青蒲人方借徑
於緊頭公獨隱憂於局面頻繁叩閣百壬皆避其
鋒勇決絕江六丁莫留之住尚遺古君子之直不
負真諫官之稱至今奏藁之傳其名若揭不拜囊
荷而出此節最高乃睠刺桐暫煩分竹細民呼舞
歌麥兩岐巨姓服馴技薤一本政明如月操凜於
冰巍然視南國以無儔儼乎與西山而相望嘻世
塗之波靡噴時望之日稀善神誰護於熙寧怪鬼
已瘖於慶曆欲昌直氣有望名賢將霖雨於四方
必風塵於一世洛陽橋上已看棠影之扶踈文德
殿前好聽黃麻之宣布某去國三暑錮身一寒流
落久之見謂嘉熙之逐客退藏決矣庶幾元祐之
全人甫滿叢祠忽叨單傳非得使者體何爲馳原
隰之車深恐好事人欲勒回山林之駕循墻不獲

叱馭以行升階而揖侍郎雖莫侍履約之近泚筆
而傳循吏猶及觀璽詔之來尚期藥石之相規深
念草木之同味

回南劔曾守

宏正

暑行乘傳未聲假道之恭火急置郵先沐專城之
問懷哉厚意展也賢侯恭惟某官峻閣摩雲清規
照水昔紹熙世孰取日於虞淵維忠節公首憂天
於杞國一時聞者增氣千載讀之如生飛不盡翰
根乃流葉共惟執事克對前人學廣而聞多識敏
而才裕扞城偉績盍申帶礪之盟治獄陰功當見
門閭之大縱未班於筆橐胡又擁於旌麾觀其廉
靖以無求允矣淵源之有自棠陰如許想俱劔水
之清芝詔匪伊行促履星之上某久於耕釣忽爾
軒輶嗟閉戶之不牢欲埋輪而無力使者出矣初
不知霄立之榮太守謂誰願毋執郊迎之禮

回輿化陳守

仲埴

誤渙乘輶驟失散人之樂鳴謙枉騎盛陳幼婦之
辭是何見大夫之尊亦爲老舍人而屈不敏以謝
蓋訥於言恭惟某官人美其門心古於貌置木笏
于庭而去向嘗傲睨於督郵悟薤本窺戶之規今

肯媿阿於大姓客稀鈴寂訟簡舖閑填然千里之
驪呼謂此一家之政事維先世蜚聲於臺閣况名
門儷美於旌麾略茲看荔子之丹依舊對薇花之
紫某三瀆不敢一出太輕卧慣懸鶉不自知其衣
繡出便款段竟何意於登車猥託夤恭政資子諒
力固難勝於漕粟意猶欲篤於恭桑素不入城幸
勿訝龐公之簡毋煩除道庶少安長卿之行野次
匆匆續儀草草

回王泉州會龍

分翰起家建牙之鎮刺桐望重暫迂掾府之魁郎
騎竹聲驪擬道梅溪之孫行敬馳尺札往候雙旌
恭惟某官賦分天高奮身地峻青藜宵映徧引領
於羣仙翠被曉寒游灑輝於列宿鳴閣鳳池可契
券取雞翹豹尾在咫尺間去而違之嘻其滯矣意
造物忌聲名之太早抑公朝欲賢望之更深瞻清
源紫帽之巨藩爲皂蓋朱轡之勝處前此多更於
仁牧今焉又得此通儒不買蠻琛舶將羣集少鐫
稅額商自爭來食藥則貪夫廉拔薤則巨姓服先
聲所至輿誦交孚何須燕寢之席温已拜鷗書之
字濕君門遠無萬里真最政之易聞刺史例至三

公况榮進之素定某偶茲將指行且承顏瞻崇國
之新陰同寅何幸記荀班之舊話一笑相看已慙
今是而昨非更有交至而互說美疾也藥石也均
置勿言保障乎繭絲乎願竊有請

回徐漳州

樂

伏以憶千騎之曾經及迎馬首忽雙魚之遠寄詒
滌龜符隆哉一謙肅然三復恭惟某官瑜肅人物
羊杜輩流安邊境立功名其所悅者列承明勞侍
從詎不宜哉方煩膚使於嚴城俄補老師之舊處
厥今淮頭甚急局面屢新與其著公幹於漳濱奚
似見夷吾於江左五月報政不妨興頌於禕襦一
札從行立見垂勳於竹帛某閉關不勇馳隰何爲
笑粟漕之方殷末之難矣借棠陰而自覆企予望
之頌僎甚真揆裁罔旣

回興化項守

博文

茲審捧綽帝城把麾佛國單城缺守人懷越俎之
思當宁選材公拜錄屏之眷江山增重草木回春
恭惟某官韻宇宏深器質凝靜學問政事實兼諸
老之熊魚桀度風儀見謂朝中之鸞鶴繇漳濱而
迅召儷班裏之凌清方巧矣讒簧有甚防川之障

忽若然諫紙直迎勸刃之鋒一笑絕江而歸高名
如山之重芬芳多矣富貴焉之旣屢頒芝紫之函
却來守荔丹之郡維郡政放紛之久加民食難厄
之餘一飽幸及於食新二價竟難於告糴諭聞新
令具有成規何徒繼青社之風亦足弭潢池之警
地大如斗豈無施撫御之長詔賜以環行且表循
良之績某身縻漢部籍占滕廛戚休甘苦所關最
爲親切緩急利害之際尤易徹聞諭占符竹之初
臨敢以桑梓而爲託政平訟理况虎帥則孰敢犯
耶歲豐人和將鳳集而賀其鳴已

通南劔守徐兵部 元杰

帝懷望郡詔選倫魁恰則十年合身到池邊之鳳
却來千里覺光搖津底之龍謹飭魚緘往迎騎足
某官忱恂而毅莊粟以溫論議崇鉉不忝董子孫
弘之對淵源深遠嘗游陳方康成之間由其三場
非爲喫着之謀所以九遷不出丞郎之選允哉任
重而道遠何其勇退而守專矐鐔川之名都爲戟
寢之勝處今暫屈六鼇之彥豈徒榮五馬之觀名
節竒芬訪了齋翁之手筆問學墜緒續龜山老之
心燈時則優哉游哉志則遠者大者乃若明教化

而采魯侯之藻平獄訟而種召伯之棠和氣溢而
歌麥兩岐巨姓馴而拔薤一本無愧經史之紀載
又特事業之緒餘百年幾見之聲名立矣千載不
朽者官職云乎執事勉之斯文幸甚某蝗粟無補
壯駕胡爲竒哉八郡之同寅森若三星之相望况
輝躔其尤邇竊華潤以滋多安敢強顏摹惟裳於
上坐徒能洗耳采襦袴之新謠忻幸方深揆濡糜
竟

倅

壺山

回建寧鍾東倅

霖

乘單車而出問俗良勞得別駕之賢同僚何幸先
施寵甚後謝慊然恭惟某官榮宦輕車政事游刃
風儀如許雅宜聯廣內之鵷進取何廉顧且展治
中之驥潛藩會府太守勝流想笑談風月之餘兼
管領溪山之樂名都得此賢佐豈不足歎當家自
有知音會且升矣某久於耕釣忽爾軒輅不知衣
錦之爲榮深愧埋輪之無力長史議論爲職幸時
賜於歲規使臣禮樂有光庶少寬於憂責匆匆野

次草草續儀

回建寧宗添倅

炳

乘單車而出問俗良勞得別駕之賢同僚何幸先
施寵甚後謝慊然恭惟某官器韻宏深才猷經練
司存清甚已嘗儀雨露之邊榮進湛然願乃引星
辰而下潛藩會府牧守勝流何妨平章風月之餘
兼有管領溪山之勝得宗資主畫諾豈不可人以
士元處治中會須名世某久於耕釣忽爾軒輅不
知衣錦之爲榮深愧埋輪之無力向來偃室雖罕
見湛臺之蹤今日海沂幸親覩王祥之政

回諸州通判

逆鱗罪大分一壑之歸耕駕牡命優奉六條而問俗愧乏單車之風采乃煩別駕之情文得之悚然匪以報也恭惟某官王祥行治龐統才猷管領溪山付政事於遊戲吟哦風月特翰墨之緒餘暫監無鱗之州有華展驥之望姑令平進萬戶侯何足道哉若曰斜飛八千里斯在下矣願宏遠識式究雄圖某觸熱亟行觀風何取傳檄雖笑相如之陋埋輪亦無孟博之豪使臣禮樂有光豈敢潭驅馳之力長史議論為職黨聞相規益之言三復深藏

七襄莫報

回南劔添倅趙司令

與嶽

起同前某官麒麟其宵龍鳳之雛親親賢賢蚤與十六人之選雖雖肅肅已儀三百日之齋便頃登筆橐之班願使貳潭津之郡想笑談之風月兼管領於溪山典刑議論之可師丞不負矣富貴功名之素定時來為之願宏乃猷以復其始某觀風何取觸熱自憐不圖玉煙劔氣之鄉喚回金花榜子之夢長史乃故人子甚覺吾衰此公非使者才豈無忠告匆匆野次草草櫝儀

回輿化江倅

乘輅誤渙僕未免於鄉人銜袖鳴謙君所見者今我不敏於謝蓋訥於言恭惟某官胄緒岿彘才猷微妙遊戲政事非俗吏所能為嬉笑文章皆風人之託物姑少淹於驥足終須上於龍頭為憐流落之餘驟有光華之寵當行道遲遲之際動故人戀戀之情第某不能深藏大是浪出過里門而式方師石慶之謙恭埋亭驛之輪那復范滂之慷慨

回輿化趙倅

伏審縮次葵丘平分甬壘親賢望重合班廣內之羣鶴官達趣廉又作治中之別駕先施寵甚後賀慊然恭惟某官龍種殊常鳳毛濟美鍾笠澤山川之秀望之蔚然挹鑑湖冰雪之香冽其清矣憶監州於鑿水藹奏最於屏星行弓十周依然半刺仕固係於巧拙理亦有於乘除八面壺山少借平章之手九街禁路便為清切之官某分竊滕廛偶居漢部攬轡倦矣况用之鄉人焉題輿勉旃敢告于執事者薄言問訊不究揆裁

臺屬

壺山

回洪運管蔚

埋輪無力自歎吾衰涉筆得賢差強人意有來華
問仰感盛心敬惟某官衣鉢文章箕裘軒冕風儀
如許雅宜綴玉筍於班頭榮進湛然願乃攀芙蓉
於木末積而不發用也必宏維計垣關閩部之大
綱而元僚號幕府之高選吾乃有此客豈不足歎
公要爲何官會且升矣少贊木牛之運即榮金馬
之遊某久矣閉關忽焉乘傳攬轡而筋骸散拳惟
而耳目踈全賴時賢共哀老子吾何適莫俱爲座
上之賓事有是非毋惜幕中之辯

回鄒運幹恭

某官王國勝流名父鉅子郎君官貴便合儀筆橐
之班進士計偕尚下角布韋之技允哉廉靖復此
翔翔維計垣首末同前

趙運屬陶夫

某官璇漢勝流鼎山望士觀所與觀所主盡是名
公惟其賢惟其能定非俗吏胡然廉靖來此翔翔
維計垣關閩部之大綱而賢僚出朝家之特筆吾
乃有此客首末同前

教官

壺山

回建寧鄭教授

潛

逆鱗罪大分一壑之歸耕駕牡命優奉六條而問俗獨兼掌於學事差足齒於清游有來情文益重感愧敬惟某官學見大體文擅衆長規姚姒逮莊騷未展國子先生之蘊出羲黃過屈宋願淹廣文獨冷之官師嚴道尊教行習美佇俟三鱣之集即看丹鳳之頒某久矣閉關忽焉乘傳笑埋輪之無力何衣錦之足榮與鄭老同襟期雖莫侍簷花之酌過子雲問竒字尚及觀玄草之成略叙謝私伏

祁孚炳

宰

壺山

回莆田知縣

雅慕湛臺罕遊偃室愧非孟博誤駕漢輅有來花
縣之情文增重茅簷之光寵敬惟某官磊磊自立
矯矯不羣取衣冠而褚之違恤國人之謗議聞絃
歌而莞爾想漸經學之淵源陳義甚高遇事尤敏
譬美錦使學製何患於傷旣熟路又疾驅所到必
遠其深藏有味強出胡顏動引古人深伊俎且予
之意勿爲俗學豈無金玉汝之情方深巾笥之藏
莫效襜褕之報

回仙遊興化兩知縣

慕龐德公之高未嘗至邑無范孟博之譽誤俾登
車有來味言深伊高誼敬惟某官琴調甚古錦製
無瑕讀書松竹林良多暇日種花桃李縣已滿清
陰只俟雉馴即看鳧入某舊聞其刀今見而知之
武城聞絃歌君想自期於言偃發蜀道負弩矢我
猶耻效於相如徒深巾笥之藏莫效襜褕之報

回諸縣知縣

四年去國漸欲挂冠一札起家猥令攬轡幸止驅
馳於扮部最便採聽於花城修辭相先治謝不敏

某官琴調清譜錦蓄善刀布惠政以字民即今原
宓厲清規而範俗亦昔茂恭疇俟雉馴即看鳧入
某愧蔑登車之風采飽嘗試邑之艱勤所望盡力
爲之無患不已知也素懷恭梓詎敢勞弩矢之先
驅安得憩棠尚可聞絃歌而一筦言可底復文不
盡懷

寓公

壺山

回雲臺劉中散學表

瞻耆英於洛社夙仰高風遣皇華於周原行親緒
論未敢登名於記室辱先寄訊於書郵一謙甚光
三復以喜恭惟某官漢庭尊宿魯國靈光道傳本
統派接聖賢脈絡一家之學問澤施生民功存社
稷弓箕累世之忠勳源遠則波深根固而葉茂恭
惟執事克稱聞家飽更中外之踐敷多識後先之
文獻盍儀筆橐爰踵旂常不披虞陛之龍夔乃作
商山之鴻鵠怡愉雖肅子孫則其典刑嬉遊婆娑
里巷得所矜式前哲益少時事孔艱當得老成以
備黃耆咨諏之訓矐言名望豈非白首魁壘之臣
少安縻級之遊即聽蒲輪之召某久於耕釣忽爾
軒輶頗有好事人欲勒回山林之駕非得使者體
若爲馳原隰之車猶幸薄遊實依通德致天子之
命雖難起龔老於田中事大夫之賢且喜拜龐公
於床下

貢舉

壺山

回浦城趙宰

茲審瑣闡奏捷琴譜生輝猗佳王孫已接鷓鷯行之武業進士舉更希龍虎榜之榮旗鈴四馳紳笏相慶伏惟某官祥麟一角威鳳九苞途轍甚夷見謂金科之彥鍛鍊良苦未忘鐵硯之心暫閑解百牛之刀來戰酣萬蟻之陣聊哉操筆易甚探囊功名遠到之必然富貴相逼乃如此佇飛鳧寫大展鴻圖某方賴賁恭却成薦送辱投珠之甚侈愧報玖之未能比拜恩綸復厯賀櫝何哉簿書繁委之內有此翰墨遊戲之功鯨錦遺歸諒亦喜逢於具眼騎裝行戒勉旃徑取於勅頭頌俟之私染濡莫既

回建寧翁解頭

以孫

茲審榮都虎榜高刻鶚書久矣潛心究遺經之三傳褒然舉首加元士之二人無預傳衣何爲銜袖恭惟解頭先輩爲春秋學異章句儒三萬六千言之用心務推研於紙外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多感慨於胷中驚將擊則伏深鵬久困則飛怒氣骨如許定非常調之流具眼相逢當認魁文之樣前程萬里來歲雙元某取友未能貢賢何幸遙認銀袍

之立鵠似穀梁家且看金榜之登龍必公孫子亟
致多謝尚不一書

回諸解元

茲審榮刻鸚書聯登二榜羣然較藝試有司一日
之長得者如仙加元士二人之數傳衣無預街袖
何爲伏惟解元先輩學海老龍詞林威鳳望高東
粵豈惟言語文字之宗家近西山當得師友淵源
之正謾踏槐花而充賦果穿楊葉以策勳時來爲
之信雷貴之相逼道行命也况事業之無窮願辦
肯心行需大對某未皇取友何幸貢賢去去齊飛
奚止倍錦鱗三十六之數看看遠到會須搏溟鵬
九萬里之程尚不一書茲未多謝

回游監元

茲審得雋虎闈聯芳鸚刻名家文獻多生謝砌之
蘭文苑聲華五折燕山之桂光生閭里慶溢階庭
有來街袖之書想動彈冠之喜伏惟監元先輩箕
裘粹學衣鉢高科爲游先生之聞孫典刑可想生
朱文公之寓里趣操更高固當用力於聖賢尤欲
策勳於名第諒其遊戲觚墨之際固已凌跨紈袴
之流遠到渠可量哉一第真溷子耳佇楓宸之大

對伴荷橐以增輝某無預傳衣胡屨投壁鵬程萬里幸相勉以脩名龍首三人定不輸於他手

回漕試鎖換解元

茲審纓族輝生瑣闥捷奏羣然角一日之技孰非吾徒偉乎於七人之中見推作者無功鑑別有愧珍投恭惟某官殿元生于聞家紛其美質文獻典刑之閱習臺閣人歟政事法理之精通守相器也猶酣蟻戰果捧鸚書非事業之巨量何富貴之相逼便看蘭省高標墨榜之名好是楓宸間破銀袍之色某及與薦送敢致祝規平進與科第不殊幸勿銳情於速化素宦非草茅者比所宜空臆以盡言

回宗子漕元

茲審流慶縣瓜策名瑣棘羣然角一日之技盡是名駒偉乎於七人之中高飛薦鸚無功鑑別有愧珍投恭惟漕元先輩讀鴻寶書生麟趾世琅玕玉樹綽乎有神仙風竹簡螢燈蕭然無富貴氣謾酣蟻陣果捧鸚書固種骨之異人亦富貴之有命前程甚闊平登雲路之蟾宮盛事堪誇又見天家之龍首某及與薦送敢致祝規正道正言毋作時人之俗學大忠大節須皈宗相之脩名

監當

壺山

在城監稅

三家村處謬稱長官一闕市中輕屈勝士既爲郡屬敢缺名聞某官紉蘭潔清夢草才思長驅功名之會不受州縣之吞財利相與言甚匪先生之樂會計當而已吾奚委吏之嫌少殫賢勞行制國用某亦勞三仕備歷百艱素非治賦之才犯其所短毋諱言錢之口告以其方

右選

梅溪巡檢

十室相依何敢惠文以治四郊無警少資威武之功甚幸茲來交頡以濟某官書傳濟北種出山西衆驅騁於邊頭獨韜藏於闔底雖處遠塞如嚴大軍梅谿有梅試哦止渴之句柳營穿柳合立射酋之勲建壇以升取印如斗某得百里地跨三路衝祇恐出沒之徒或爲撫字之梗所恃君在時無鳴桴之驚非獨民安吾亦高枕而卧

宰

壺山

通黃長汀普

三山福地聚廬而居千里鄞江分邑以理然而實
異得以條陳材有智愚境分大小京秩之權窮而
選人易與相門之望重而宗子則輕况又未至而
不先與乎僻左而非近相去霄壤遠甚並稱子男
得乎某官質本天成美亦世濟儒服醞藉不墜家
聲曾襟玲瓏無非縣譜沛乎易矣有以覘之獻羨
司征百乘之賦何有蜚聲貳令一同之主可知果
以最聞孚于衆聽不嫉頑而攘彼者息不留訟而
凶囂亦消孰疑長汀之民難化以理或問莊定之
後誰登于朝郎選方虛公歸則重某半生良苦一
第可憐更十九年雖羝亦乳凡再三仕如魚上竿
曾未闖於金閨誰實驅之鼎鑊業已失計寘諸勿
言寄聲杭境之民望來毋遽促膝槐堂之上求教
乃行槩見於辭毋孤所望

通交代曹上杭

選人學製或有吊其失身公子在前吾何嫌於交
臂託茲契始持書以聞某官粹根天資挺有風烈
昔者兩社之寄弘濟多艱宜哉三卅之昌亶食舊

德初領戶口之籍嘗探嶺頭之梅熾甚聲名界之
民社種桃娛母對竹讀書謂邑介於蹊徑之多而
民如其山川之峭撫摩之不必以徼顯感泣者相
率而挽留似聞上台頗念世交之舊宏閑翹館久
需縣最之來赴闕歲除爲杭佳話某自憐百拙可
笑一官若弗求人亦莫肯顧屢嘗佐邑豈不知難
誰驅之而冒爲規講若以具在迅速朝裝之去幸
又隨曹扶持男璧而來預知全趙靳或未告請則
必言



